

(胤匡趙)

東亞病夫、國人夙恥、於是李景林、褚氏誼等、青島之提倡、一時假文、尙武之精神、迷漫域中、種種救國、張元濟等、均以老自辭、半亦以勞資時有糾紛辦事棘手之故也、自鮑君故後、該館經理李拔可君、又以多病爲辭、要求准予退休、至是

(操老)

(我負)

惟此而已

(德孟)

米糧出口、吾國久懸厲禁、加以最近十數年來、天災人禍、半幅災區、農田有歉收之嘆、人民有絕食之虞、即素稱富庶之浙江、亦感物力維艱之困苦、去歲水旱風虫、疊施虐肆、今年災區餓殍、紛嘯飢鳴、政府雖有振糧之心、恨無變粒之術、多方搜羅、亦祇杯水車薪、無濟於事、眼見遍野哀鴻、行作飢寒骷髏、稍有心肝、莫不隱生憐惻、故當局禁令重申、嚴查米糧出口、以作萬一之補救、孰料當此民飢令森之際、忽任蕭山破獲奸商私通日人、偷運出口之總機關一所、消息傳播、民憤沸騰、爰紀經過、以告國人、原蕭山有德豫米廠者、爲本邑人周某所設、門市甚微、而其堆棧殊敞、計其每日運出、舟載車輸、不絕於途、人祇羨其生涯發達之于貨、殊不知乃私絕民食之奸商也、前日浙江省政府接甯波市民密告、謂蕭山德豫米廠、確係浙省販運米糧出口之總機關、且於全省各縣鎮、均設有分號、以吸收鄉米之來源、勾通日人、轉運出口、至其偷運之途徑、係由蕭屬西興裝到紹興之蒿壩、再轉船運至鎮海洋面、彼處有日輪接應、轉載東行、每旬日一批、每批爲三萬包、總計每月偷運之數、有十萬包之鉅、省府接報後、大爲震駭、一面密電甯波市公安局毛局長及浙海關監督蔣介卿嚴密查截、一面密令杭州市公安局局長李子裁、密派委員渡江至蕭、會同當地軍警拘捕周某、以憑法辦、惟此事杭滬黨政軍民各界、非常注意、擬開聯合大會、呈請當局從嚴懲辦、以維民食、而儆奸商云、

(慎謹)

此次湖匪聯合大舉、爲害閭里、舉楊某爲領袖、年已八十、白髮皓首、在三番中輩份甚長、故能指揮如意、橫行一時、初江蘇水上公安第三區區長龔國梁、與浙江水警區長徐樸誠約好、不分界域、聯合包剿、詳情屢載報端、閱者當能記憶及之、雙方與匪開火數小時、游擊隊長李國斌即被陣亡、龔氏撫尸大慟、又因與匪實力懸殊、難與顏顏、乃收隊攜尸歸蘇、爲李料理後事、以慰存沒、不圖此時浙水警區長徐樸誠率隊趕到、不知李隊長業已陣亡、深入匪境、竟被湖匪包圍、幾至全軍覆沒、徐區長中彈落河、潛伏冰中四小時之久、始免於難、故誠非人民之福也、

一時社會、喧傳徐區長陣亡矣、徐乃誤會龔氏不予援助、並誣稱龔有通匪嫌疑、特呈浙省府、請轉呈中央、轉令蘇省府查復、屢知徐控已、亦頗憤然、二人于是發生裂痕、現正有人從中調處、使雙方消弭誤會、同舟共濟、否則匪患未已、而軍心先散、



(水麗)

之聖浪。遍宇內。初有浙江之英雄比賽。繼有海上之好漢爭雄。雖日爲慘災而謂命。然亦寓遊戲以提倡。試看逐角之健兒。俠腸多豪客。武林號賽。與吳鳳凰一舞登場。猶憶將軍不貲有傷。大丈夫正愁無匹。武雖終重創負身。卒奪錦標第一。武藝之精。身手之捷。固早已羨煞妒燕天下人矣。當海上英雄耀武正興。各報忽傳王同志因傷致命之謠。也。

之聘。於三日午。乘特別快車抵杭。就該館講教練之職。即寄寓該館。且有入見之於西子湖濱。形容如恆。英武氣概。較前在杭比賽時益加雄壯。惟面部左頰之傷痕。尚未完全消退。并聞將參加元宵節之杭舊撫署國術娛樂場獻技。然則武林人士。又可一見好身手矣。特記之以告滬人。藉證本報前載之翔實也。

杭州之江日報社女記者王蘇香女士、徐娘風韻、不減當年、非但探探技能、無微不至、就是交際手腕、亦無友不親、所以杭州幾位男記者見了她、莫不從丹田裏倒抽一口冷氣、自嘆弗如、去年上海記者團到杭州參觀西湖博覽會、見了這位嫵媚如楊玉環、文章如曹大家的女同業、一種意思不到的聯絡功夫、也禁不住要打上幾個寒噤、尊她一號女界先鋒、以上這幾句話、並不是爲鬚眉短氣、替欄欄長風、實在因爲王女士的聲譽、的確值得傾倒、單講浙江省垣幾個機關的門坎、差不多每天都要同她的玉趾接吻、而且出入自由、決不勞門房傳達、有一次杭州市公安局爲了新易門崗、不知道她是何許人也、警備擋道、給她一個望門興嘆、女士從來沒有受過這樣奚落、一肚皮的憤火、那裏還按納得住、早已飛紅了粉頰、爲噴燕喝噪了起來、幸虧守衛隊長喬富華、再三的道歉、并令飭部下、以後見了女士、必須舉鎗立正、這才平了她的憤氣、女士在官場中的手勢、藉此就可見一斑了、不知怎的、去臘忽同浙主席張靜江鬧翻了、被張下手諭、命市公安局將她拘留起來、公安局雖然是她時常進出的、但是公辦公辦、所以也難充自由了、此事已略見去歲本報、但是起先還以爲一、二天、就可以保釋出外、誰想老張竟拒絕交保、所以累得她在鐵窗裏度上二個年關、(陽歷陰歷)這真難乎其爲王女士了、至于被拘的原因、當時都傳說不一、事後一調查、原來毛病出在王女士秀鬢裏的、盞電燈上、本來在從前杭州電燈廠商辦的時候、並沒有甚麼秘密私燈的頭腦兒、況且無端大家小戶、也不容許他們去檢查、即使查到了、也奈何不得、現在可就不行了、電燈廠收歸官辦、第一要務、就是檢查私燈、這天齊巧王女士好夢方甜、查燈員出其不意直闖香閣、果見火表外線、包有極厚的橡皮膠布、認爲有偷竊嫌疑、正在自認得意、不防驚醒了錦帳中人、以其擅入人家臥室、立賞美女牌雪茄烟五支、查覺國那敢待慢、馬上回廠報告、以私僱電火、不服檢查罪控呈省府、但是據王女士被拘到公安局預審時、却完全否認、說電燈廠裝置不良、皮線一時有綠火外射、本人且日觸電過一次、爲慎重起見、才用橡皮膠布包裹、無如電廠方面以證據確鑿、非照章罰款不可、雖然有人出來調停、不料王女士竟肆出抗鐵頭的性子、偏不屈伏、特地請了三位大律師、以誣良爲盜、濫施拘留的罪名、向地方法院提出反訴、茲悉地方法院已准狀定期開審、公安局亦得王女士轉解地方法院看守所候訊、訴訟的勝負、固不可預料、不過照王女士的氣概、大有不達勝利不罷休之勢、然則這一場觸電官司、尚不知伊於胡底呢、